

## 神慈秀明自然農法參訪記

2007年初，匆促地決定參與這次日本的行程，抱著許多的未知。出發前臨時搜尋了「神慈秀明會」的資料，發現有關自然農法的資料，幾乎都屬於MOA這個組織（國內合法有機認證單位之一，也是日本自然農法推行者），雖同樣是受到岡田茂吉先生信念影響下產生的組織，神慈秀明會相較於MOA似乎是低調了許多。

到日本參訪自然農法可得先瞭解一下岡田茂吉先生（1882-1955）這位重要的創始人，他出生於商人世家，1920年加入「大本教」（日本另一新興宗教），將家業委託下屬，投身傳教，並專研大本教的教義，不久升為東京的支部長。據說，在1931年修行時，領受神示，明白了「靈界夜晝轉換」的意思，意識到現界邪惡的「夜時代」即將過去，正直的「晝時代」快要來臨，於是以致世為己任。1935年後，岡田先生陸續提倡「淨靈」療法、自然農法、美學等三大重要方向，也成為後來追隨者致力的三大方向。

參訪的7天行程，扣掉2天台日往返、2天

自由行，實際上進行秀明會及自然農法的拜訪與瞭解只有3天的時間。第一天從京都往滋賀縣，有3個行程，秀明自然農法しがらきの里、MIHO美術館、滋賀の神苑，第二、三天則是驅車前往岡山縣的牛窓、黃島。

自然農法觀摩的3天，主要參訪了兩個秀明會的農場：「秀明自然農法しがらきの里」和「黃島」。兩者都有點像是秀明會的直營農場，分別有15和23個工作人員，負責耕作及整個運作上的分工。黃島算是岡田先生提倡自然農法之後最早施行的實作點，施作自然農法已經有44年的時間了。

參訪的過程中受到許多人熱情的接待，工作人員熱心地為我們介紹他們自己耕作的理念，不同的個體都展現出不同的耕作理念，而自然農法當中強烈信仰的「不使用有機肥」、「自家採種」，也在參訪過程中看到落實的層面，可惜言語不通，無法自由交談，對細節作更多的瞭解。參訪中很受感動的地方也在於大家對於自給自足、簡單生活的信念，如此堅定追求和執行的部分。「人因夢想而偉大」，當眼見夢想一步一步地被實現時，心中受到的感召力量可真不小。

結束參訪後回到台灣的農業現場，對照兩地的農業現狀，雖然在一些大環境有相當類似的部分，如：農業人口高齡化、城鄉差距大等問題，但大概因為民族性或政策面的不同，在結果上也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在自然農法的發展上，台灣的腳步比日本慢了許多，但是近年來也開始出現一股「歸農」潮流，「慢活」、「樂活」概念充斥，有逐步趕上的跡象。

對於自然農法與台灣目前有機農業的發展，我有以下三點的反省與思考，希望跟大家分享。



黃島是一座完全施行自然農法的島，種作理念、文化思考融入其中

## 跳脫「有機」的迷思

這次行程中，常常有機會享用到自然農法的食物，也每每被問到幾個問題，例如「自然農法的東西吃起來如何？」老實說，這個問題讓我難以回答，熟識我的人大多瞭解我是樣樣美味的人，要去清楚的分辨食物的味道還真是一件困難的事。不過，雖然我一方面說：「嗯，好吃！」但在明白食物的來源、栽種的方式、人的熱情等等基礎下，只要簡單的烹調處理，這食物已經蘊含著無數的感動在其中了。

其次是「自然農法跟你們的有機比起來如何？」這個問題也讓我思考了許久，在一開始的認識裡，我認為有機農業跟自然農法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的內涵，只是耕種的操作上自然農法多了一些堅持。理念上，兩者都是希望是對環境、食物、人的健康是有益的；操作上，有機農業不用農藥、化肥，但原則上都會使用有機肥；而秀明自然農法遵循「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的原則，除了園子內的草葉堆肥外，不施用任何肥料。另一不同點是秀明自然農法提倡自家採種，唯有使用最適合當地土壤、氣候的種子，才能孕育出最健康的食物。

在以上的那些認識下，你能回答自然農法跟「有機」比起來如何嗎？我想這大概不會是個比較題吧！不過有個真實的內心感受卻不得不提：在食用自然農法的食物時，心裡似乎比所謂的吃「有機」踏實多了。雖然自己也是處在提倡有機農業的角色中，卻對於琳瑯滿目的「有機」定義感到眼花撩亂，時而清楚、時而困惑，陷入「有機」的層層迷霧當中，到最後甚至對這個字眼感到嫌惡。

「是不是有機的？」不管在農民市集或是其他城鄉交流活動中，這是消費者最容易提出的問題，但回答卻絕不是「是」或「不是」就可輕率的解決這個複雜的問題。光是釐清你的「有機」跟我的「有機」定義是否相同，就需要花上好一陣子溝通。

部分農業從事人員、消費者對於有機抱持著嚴格的定義，認為台灣根本不可能有有機的生產，光是空氣污染所造成的雨水問題

就無法克服。農業生產環境跟整個環境問題緊緊扣連在一起，由大家一起造成的台灣環境問題不改善，卻將食物安全問題丟給農人來負責，這大概不是理想的態度吧！若又因為那高標準的有機達不到，便放棄甚至打擊這條路，那就更是本末倒置的作法了。

我想，對於台灣環境問題以及有機農業有點

認識的人，都不會反對這個方向。只是整體環境的改善是需要漫長的路程，身為消費者不應該只是要一個「是」、「不是」有機的答案，更應該多花一點點時間瞭解你將要入口的食物。我想，秀明自然農法給人的安心感是來自於清晰的理念傳達、有信念的耕作過程，而不是告訴你「這是有機！」

## 支持力量的重要性

在秀明自然農法しがらきの里時，曾驅車前往拜訪一位主要種茶、製茶（也有種稻及菜）的獨立農民—山本先生，以及在秀明自然農法しがらきの里、黃島工作並領有穩定薪資農人的帶領下，我們看到他們依照著自己性格打造的農地，在自然農法大基礎的信念下，還是有很大的空間讓每位農人去發揮。

看著他們既自信又堅定的說著自己的耕種想法及作物，既感動又羨慕。羨慕他們可以安心的耕作，可以心無旁騖的享有耕作、生活，而不需要煩惱作物銷售的問題。秀明會的會員及組織已經足以讓產品充分的被消費。而我們的農民呢？

在台灣從事有機農業者多數是帶著對環



大家圍在古民家的火爐邊享用自然農法午餐，簡單的食物、香甜滿足的味道



提倡自家採種，選將種子、相關資料做成教育用看板，顯現對於社會教育也有相當的重視



驚先生用自信又愉快的態度和言語，為我們說明他種作的理念



儘量使用自然界的資材在農場中處處可見，降低消費及造成污染的機會

境友善的態度，然而除了少部分帶著後盾轉入農業領域者，可以有較充足的資金順利的度過艱困的轉型期。大部分的農民要以堅定的信念度過轉型階段其實是有困難的，農務的勞動已經消磨掉生活的大部分精力，遑論享受生活。而生產出來的作物當然不可循著既有被層層剝削的路徑銷出，於是建立自己的消費群就成為僅剩一點的生活空間中必須煩惱的事。辛苦又辛苦，是我在大部分致力於有機農業農民身上看到的。

在台灣和日本看起來比較有規模的有機農業團體，常常是背後還有信仰力量的支持，如：慈心、MOA，神慈秀明會也是如此。這些人在集體力量的支持下（建立了穩定的種

植、銷售系統與環境），有充分發揮的空間。但若是失去了那股力量，是否能夠支持下去呢？這是我懷疑的地方。

然而，除了宗教信仰力量的支持，我們是否還可以有另外一種力量可以形成這樣強大的影響呢？消費者力量的匯集還需要多少時間？農民自主性組織是否有展望？什麼東西可以促使大家團結一致、不再單打獨鬥呢？

## 如何從小眾到大眾？

在自然農法中，跟大部分的有機農業倡導者一樣，會聽到許多健康、環境方面的論述。當然，自然農法其實也相當重視文化面，認為一個完整的個人除了種植方面應該還有很多生活美學的地方可以發揮，像是黃島的驚先生除了有自己一套的耕種哲學外，也利用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進行藝術品的創作。

在秀明自然農法しがらきの里時，為我

們介紹的藤村先生提及和附近居民互動的關係，發現其實四周的農民受此農法影響的效益並不大。黃島亦然，一個已經實施自然農法44年的區域，四周其他島嶼、居民是否清楚的知道這裡正在發生的事呢？回到美濃來看，慣行農民受影響而轉型的比例實在不高。

因此，回到最基本的問題，這樣的運作方式對整體體質而言正在衰弱中的農村，以及弱勢中的農民有具體的幫助嗎？

有次到台北去參加一個農村教育北區交流會，匯集了在北部長久耕耘的有機農業耕作者，這才清楚的瞭解到，原來有機農業的耕作在台灣其實已經推行好一段時間，北部少說也有投入30年以上的師資，而這樣施行的人其實也不少。大伙分享了許多種作上的技術，有機對健康、對環境的好處，以及推廣上遇到的困難等等。

這個會議跟參與自然農法的觀摩對我而言有產生同樣的問題，廣大的農民與農村的現狀都被忽視了。我想這個忽視也不是真的忽略，在聊到的困境中其實多會討論到，要說服慣行農作的農民轉作有機是多麼困難！也或許這根本不是目前可以處理到的問題，只能讓時間去產生影響力。但是說服退休者投入有機農業的生產，以求得健康的飲食，這對於整個農村面對的問題是否產生正向的影響力？還是負面的影響？這或許大家都可以觀察、思考。

## 時時思考己身做起

回來後，曾經一次到都市進行分享課程，參與課程的朋友都是對農村懷著夢想，期待退休後能回到鄉村過田園生活。在不追求經濟利益的前提下，學員們大多對於自然農法的耕作態度有高度的興趣。在我看來，這樣的一群人也是非常適合投入自然農法的，在支持力量還不夠明顯的台灣，能自給自足是從事有機農法優勢之一。

然而，農業不會是一個人的農業，環環相扣的節實在太多，因此我們也互相提醒，雖然在目前看不出來究竟對農民、農村有何影響，但應該將這樣的思考存放心中，隨時想著：自己能做什麼。